



# 恩师长进

□ 陈晋华

大组,在教室里围了个半圆形。课堂上,他除了板书,总是一直站在我们中间。

他讲课文从不让我们背诵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却喜欢让大家自由讨论。有时候为了给课文分段,同学们会分成好几个派系,总等到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才笑眯眯地敲敲讲台给我们分析。

下课了,他喜欢和我们一起玩。每次他总要玩得满头大汗,有时候玩不过我们还会耍赖皮。每次玩过之后,他喜欢让我们把游戏的过程写下来,然后一个个找我们谈话,告诉我们哪个游戏写简单了,哪个同学出糗了却没有写具体,哪里还可以写一写自己的心理活动。

就这样,我们渐渐爱上了语文课,写作文也不再唉声叹气了。大家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从来不和我们生气。就连那个校长都头疼的“猴精”小伟也不跟他对着干。一下课,小伟就像小跟屁虫似的粘着他,专门拿稀奇古怪的问题为难他。他呢,总是笑眯眯地解释,俩人还经常“鬼鬼祟祟”地咬耳根呢。

我喜欢他,还因为他的名字只和爸爸相差一个字。他听说了,便一把抱起我,说:“我儿子比你大几岁,特别想有一个像你一样可爱的妹妹,你就叫我老师爸爸吧。”我咬着嘴唇盯着他那双弯弯的大眼睛,其实心里早承认了。他也不客气,接过来就“嘎嘎嘎”咬起来。

哈哈,这哪是老师,分明就是一个大男孩嘛。同学们一下子喜欢上了他。

他也果真没让我们失望。他重新调整了我们的座位,原先的四小组变成了两

大组,在教室里围了个半圆形。课堂上,他除了板书,总是一直站在我们中间。

他讲课文从不让我们背诵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却喜欢让大家自由讨论。有时候为了给课文分段,同学们会分成好几个派系,总等到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才笑眯眯地敲敲讲台给我们分析。

下课了,他喜欢和我们一起玩。每次他总要玩得满头大汗,有时候玩不过我们还会耍赖皮。每次玩过之后,他喜欢让我们把游戏的过程写下来,然后一个个找我们谈话,告诉我们哪个游戏写简单了,哪个同学出糗了却没有写具体,哪里还可以写一写自己的心理活动。

就这样,我们渐渐爱上了语文课,写作文也不再唉声叹气了。大家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从来不和我们生气。就连那个校长都头疼的“猴精”小伟也不跟他对着干。一下课,小伟就像小跟屁虫似的粘着他,专门拿稀奇古怪的问题为难他。他呢,总是笑眯眯地解释,俩人还经常“鬼鬼祟祟”地咬耳根呢。

我喜欢他,还因为他的名字只和爸爸相差一个字。他听说了,便一把抱起我,说:“我儿子比你大几岁,特别想有一个像你一样可爱的妹妹,你就叫我老师爸爸吧。”我咬着嘴唇盯着他那双弯弯的大眼睛,其实心里早承认了。他也不客气,接过来就“嘎嘎嘎”咬起来。

哈哈,这哪是老师,分明就是一个大男孩嘛。同学们一下子喜欢上了他。

他也果真没让我们失望。他重新调整了我们的座位,原先的四小组变成了两

那一天。天气出奇地晴朗,风轻轻地吹着。站在教室旁边的那棵老槐树下,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他弯着那双大眼睛,一个个地抱了我们。

告别时,小伟突然跑回教室,又兔子一般追上他。他蹲下身子接过小伟手里的一把馒头,拿起一片塞进嘴里轻轻嚼着。顿时,同学们又涌了过去。

我终于没有忍住,悄悄凑到他的耳边,轻轻喊道:“老师爸爸。”他顿了一下,赶紧低头从那只旧包里掏出圆珠笔和纸“刷刷”写起来。

看着他跨上那辆旧自行车渐渐远去,我紧紧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硬是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因为,刚才他红着好看的双眼睛悄悄对我说:“小丫头,咱不哭。等爸爸回来后找老师爸爸玩。”

可是,在远方工作的爸爸一年难得回来几趟。时间一长,那张纸条我竟然再也找不到了。

直到今天,我都没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但不知为什么,在这如水的月色里,那双弯弯的大眼睛却如此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人间真情

# 丰碑

□ 贾春婷

夕阳,将大树魁伟的身躯,镌刻在大地上,像镌刻下时光的丰碑!您蹒跚的脚步,缓缓在陌上移动。一缕清风,将您的白发飘起。金色的光焰中,您像一座丰碑。一季春去,一季夏离,原野上写满秋收的乐章。金色的麦浪荡起浓郁的醇香。您站在你的田野,抚摸着那些低垂着头的麦子,手掌中写满岁月的华章。金色的光焰中,您就是一座丰碑。



老师,您辛苦了!

李京光 摄

# 长河浪花

去年9月1日开学,我去山区支教。公交车在曲折的山路间蜿蜒,放眼路旁,随处可见大片的山菊花。山腰上,田野里,到处都是,好似一块块黄色的绸缎,在风中轻轻地抖动着。这花平凡普通,可是连成片也成气势。

小学校非常偏僻,山高云深,仿佛天涯一样遥远。几番辗转,绕过山路,穿过树林,终于到了世外桃源一般的目的地。可是,这里并不像世外桃源那样美好。教室就是几间平房,简陋的教学设施,和城里的学校相比,这里简直落后了几个时代。教室前,一讲台一黑板而已,几截短短的粉笔散落在讲台上。校长有些尴尬地笑着对我说:“这儿条件太艰苦了。”

我发现小学里,山菊花也特别多。东墙边,教室前,操场四周,开得正盛。所谓操场,不过是一小块空地,有两个陈旧的篮球架。不过有了这些黄色野菊花的映衬,觉得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我仔细打量这些盛开的山菊花,觉得

它们简直就是缩微的向日葵,每一朵花都极力开得圆满、舒展,像一柄柄撑开的小黄伞,那么昂扬,有风骨,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不管环境多么贫瘠,都不能阻碍它们笑容的绽放。看着这些花,心也安静了。

那段日子,我和山区里这些淳朴的孩子们一起,上课、游戏,日子过得很快乐。可是,没多久,这样的环境让我心生厌烦。这里太闭塞了,与世隔绝一般。这个小学校里,一共有八位女老师。年龄最大的是校长,她有40多岁了,在山区工作



□ 马亚伟

3个人,已经嫁到了这里,一辈子扎根山区教育。这些可爱的老师,从事着天底下最光辉、最辛苦的事业,无怨无悔。你看,那些风中的山菊花,把它们金子般的本色释放无余,留下绵长持久的淡香。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开得那么灿烂。

这些老师,不就是可敬可爱的山菊花吗?她们中有的开放,本身就是一首诗,灵性、鲜活。

今年支教结束,我和小学校的老师们一起合影。大家笑容灿烂,照片的背景上,黄色的山菊花成了最美的点缀。我想好了,我要把山村女教师的故事,讲给所有的人听。

# 难忘那一课

□ 侯凌霄

一晃27年过去了。但27年前的那一课,我至今记忆犹新。

事情发生在1993年3月的一个早上。春雨,不知疲倦地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和学员们打着雨伞,到鄄城县县委党校参加定期辅导。由于王丙文老师还没来,学员们在教室里自由地支配着属于自己的时间。

“哟,八点多了,王老师怕是不来了吧?”走廊里,有个穿夹克衫的男同志看了下手表说。

“不会的,王老师一向……”身边的那位穿西服、打领带的青年还没说完,就指着裹在雨丝里晃动的伞影说:“那不是王老师?”

学员们像接到了命令似的急忙寻找自己的位子。接着,教室里鸦雀无声。

“对……对不起,我……我来晚了。”那轻细的话语,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学员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王老师。只见他笨拙地合着雨伞,不知是雨滴还是汗珠,爬上了他那憔悴的面颊。50岁的年纪又平添了几分苍老。

“请大家……拿出教材,今天我讲第一课……”

王老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语调仍然很低、很细,他那刚毅的面孔上,写着灰白的气色。接着,他拿起一截粉笔,转身时明显地偏了一下,晃了几晃像要跌倒,但他努

力地定了下神,然后,一字一字地在黑板上写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意义。短短的一条题目,对今天的王老师来说,说是在写,倒不如说是在篆刻。我坐在靠黑板的第二排,看得尤为真切,他那宽阔的前额上,分明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好像在忍受着某种莫大的痛苦。

开始讲课了。王老师的语调依然很低、很细……教室里,被一种异样的气氛笼罩着。没有一人分神,没有一人抽烟,也没有一人带倦意。只有那细微的嚓嚓声,在每个课桌上掠过,那是各种各样的钢笔、圆珠笔,在一个个笔记本的横格里穿行的声音。

这时,那低细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有人惊呼道:“王老师晕倒了!”几乎在同时,学员们放下手中的笔,惊恐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讲台,室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前排座位上的几个学员涌上讲台,将瘫倒在讲桌上的王老师扶起。

“王老师!……”有人急促地喊着。

“怎么回事?什么病?”学员们纷纷围拢来。只见王老师脸色蜡黄,双眼紧闭,前额的皱纹里挂满了汗珠。浓黑的双眉紧锁着,眉宇里藏匿着难忍的隐痛。

这时,挤在我身旁的那位穿西服、打领带的青年悄声对我说:“我在党校住,也听说王老师的一些事。在党校,他任课最多,



初三那年,陈老师任教我们班的语文。她戴着一副眼镜,扎着马尾辫,虽然很年轻,声音也很温柔,但显出很干练的样子。一个人教着两个班,不到一星期,每个学生的名字她就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对我们的作文水平进行摸底测试后,她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你们班有一个叫仇士鹏的,语言是真好,但也就是语言好。”一个强烈而尖锐的转折,把班级的哄笑声推上了高峰,也让我深深低下了头,面红耳赤。

那时候,我算是初出茅庐,目光还完全拘束于文字之中,自以为是弹指戏文字的人,实际上却是臣服在文字的石榴裙下。不仅让修辞与内容、情感相互脱离,也让文章被大量无意义的描写填充,就像空肚子的人先喝了一肚子的水,吃不下真正耐饿的饭了。

但这种感悟是无法言传身教的,它的来源甚至不是写,而是改。只有通过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权衡与舍弃才能懂得。但那时我太过浮躁,总觉得改文章是江郎才尽的体现,有才华的人写作就应该倚马可待。于是我不停地写新的文章,即使灵感没了也逼着自己挤牙膏般地写生有。可写满了整整一个作文本,依旧没有一篇能够被拿到课堂上朗读。

我终于明白,才华也是分高下的,即使自己是人才,但人才之上还有天才。眼高手低的后果便是作文始终不尽如人意,卡在中档的瓶颈无法突破。

陈老师让我准备了一个新的作文本,在封面上写下了“文章不厌百回改”。她对我说,“你就对着一篇文章改,每次作文课和考试,无论题目是什么,都用这篇文章去套,一直到你的文章能变成范文为止。”为了给我点信心,她强调道:“你的语言那么好,要用到合适的位置才能锦上添花,不然就像烧菜时候油放多了,腻得慌。”

遗憾的是,一直到初中毕业,写完了一沓作文本,我都没能达到老师的要求,甚至中考语文还拖了后腿。反倒是在大学,不用写作文后,文章却逐渐接近浓淡相宜的境界。

这些作文本被我一直收藏着,在其中一本的最后,有一篇特殊的文章,叫《思念,是不止的风》。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是我初三时候便想写,但一直拖到大学才补写在后面。

母亲是在初三去世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习俗,父母去世后一百天内不能剃头。所以有三个月的时间,我的头发越长越长,像一个工艺粗陋的鸟窝。虽然我有些尴尬,但幸运的是,同学和老师并没有对此说什么,甚至是视若无睹。一百天后,我把它们剃掉,去办公室找老师批改作文,“你终于剪头了啊。”老师笑着说,“嗯,之前是因为我妈妈去世了,所以三个月不能剪,只能随它长。”我摸了摸头,解释道。她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便一动不动,沉默了许久,说:“抱歉啊,老师之前不知道。”她低下身,急急忙忙地翻找了起来,从桌子下的小柜子的隔板里掏出几袋零食,“这本来是我给我儿子买的,你拿去吧。以后你常来,看到我这儿有吃的,你就拿回去吃。不要跟老师客气。”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零食堆在我的怀里,声音放得很是轻柔。

我抱着零食,一口气跑上了六楼,回到班级。在走廊上,我向下望了望。校园里,夜风正起,黑黢黢的树木在隐约的月光中摇晃,婆娑着。而办公室则灯光明亮,虽然那只是矮矮的一层小楼,但光芒却抵达了整栋教学楼。

坐在座位上,我默默写下了《思念,是不止的风》这个题目,然后便把作文本合上了。当时是想等到自己达到范文的水平时,再写完。没想到,等它写完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后了。

如今,我已然加入了大学所在市的作家协会。有时候伏案写作,看见书橱里的作文本,不禁想起老师的那一句“也就只有语言好”,便莞尔一笑。可能这份文缘,也就是在那时候诞生的吧,带着一份不服输的倔强,也带着一份湿润的眺望,迎着光,逆风生长。

时,他还念念不忘地鼓励我要多写好稿。

一位二十年前的老师,他竟然仍在时刻惦记着自己的学生,为学生的点滴进步而倍感骄傲和自豪,甚至不顾年老体迈,从几十里外冒雨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核对报刊上一位作者是不是他的学生。我被老人的举动深深感动着,并庆幸着自己总算没让他老人家失望。然而,在感动之余,我心中又常常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滋味,可能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的缘故,让我深感惭愧与不安的是我至今还没能想起这位启蒙老师的姓名。

愧对师恩,也许我只能通过这些拙劣的文字祝福老人永远幸福、健康长寿!

# 愧对师恩

□ 徐学平

经过一段时间的闲聊,老人仿佛轻松了许多。他呷了口茶,话语也逐步转入了正题。他说,最近看报时经常看到一个名字,但常有同名同姓的情况,他想知道那个人究竟是不是我。说着,他还报出了一大串文章的标题。当老人得到了我肯定的答复时,他雀跃地离开了座位,

高兴得像个孩子。“记得吗?我教过你小学语文,那时你作文写得好,我还多次表扬过你呢。”老人说话的语音中充满了自豪。我一边应付着讲些感激的话,一边却在脑海里尽力搜索着那二十年前的记忆。

记得那天老人是带着欣慰的笑容离开我单位的,当我小心搀扶着将他送下楼梯



工作十分认真,威信也较高。平时备课、批改作业,熬到晚上12点那是常事,但是他从不因加班而耽误学员一节辅导课……”

“醒了!醒了!”抓住王老师手臂的那位青年惊喜地叫起来。同时,也打断了我身边那位青年的话语。

只见王老师微微睁开双眼,嘴角抽动了两下,喃喃地说:“不要紧,我……胃痛,来时吃过药……会好的。”说着,他挣扎着要坐起来,身边穿夹克衫的青年不禁眼圈红:“王老师,您休息一下吧,俺们会预习教材的。”

“对,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

“……我没事。”说着,王老师顽强地直了直身子,坚持移到自己的讲桌前,又示意大家坐好:“我还是接着讲吧!”

王老师,以他那坚强的毅力,坚持讲完了最后一节,为我们上了一堂感人至深的课,也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一课。